

移就修辞内在整合机制的认知阐释

林小平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主要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来探索移就辞格的内在整合机制。移就修辞将2个不同空间的事物组合在一个新的合成空间,展现常规搭配所不能体现的结构意义。移就修辞的内在整合类型表现为隐喻性整合、转喻性整合和复杂性整合。概念整合理论对移就辞格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移就修辞;概念整合理论;隐喻性整合;转喻性整合;复杂性整合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3)12-0174-03

认知语言学认为: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类范畴化之外的,我们是无法获得现实世界的,只能获得映射在语言世界中的现实结构,那么这种映射就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人们根据对世界的认知经验,形成概念结构,并在语言系统中映射为语义结构。认知关系的变化进入到语言符号中就产生语义的变化。在语义系统中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语义特征:必有特征、可能特征、不可能特征。当认知关系发生改变时,常规认知关系中的语义特征无法与不可能特征相匹配,但语义共现的规则要求句法组合必须接纳共现特征,因此句法组合只有通过增加或改换一定的语义特征的方式来接纳不可能特征。移就修辞是一种运用广泛而独具魅力的语言现象,它的词语的移用就是通过语义改变来完成的。近年来对移就修辞的研究已经引起外语学界的关注,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修辞现象的观察也越来越深入。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移就修辞的内在整合机制进行认知阐释,从而丰富移就辞格的研究。

一 概念整合理论

修辞既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又是一种信息加工和处理的动态心理过程,它的意义的构建与理解离不开人的认知活动。移就修辞的认知机制来源于人类语言加工过程中的概念整合。概念整合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动,尤其是

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认知过程,对很多语言现象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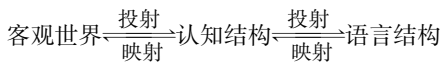
概念整合理论探讨的是语言通过认知语义构建所产生的心理空间这个解释中介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场景。该理论是从 Fauconnier 的心理空间理论发展而来的。概念整合是心理空间网络中组合认知模式下的一组认知机制,它牵涉到简单认知模式的临时组建和不同空间之间认知映射的建立。它包括了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 I_1 、 I_2 、一个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射将两个输入空间加以匹配,并有所选择地将各自的元素部分地投射到第三个空间,也就是合成空间,由此形成“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合成空间是一个动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所产生的层创结构可以组合、完善和扩展。这四个空间通过投射链而相互连接,从而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这一理论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础之上:(1)结构映现和隐喻投射在意义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2)人具有心理模仿能力,人的心理模仿能力能帮助人们阐释复合空间并且可以运作于未必具有真实世界指称的心理空间。

二 客观世界与认知与语言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与言语活动及其发展,是语言的任意性和有理性协同起作用的结果。语言和言语活

动的认知思维理据,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语言形式映照认知思维的真实性。语言内含的认知思维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又起到促进作用,因为语言是人的认知能力发展到相当高度并适应交际需要的产物。没有语言的参与,很多需要语言参与的认知心理的活动过程和由此形成的认知框架就难以构建。人的认知来源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的认知的源头,没有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认知。人的认知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观察的结果,而语言映照的是人的认知对客观世界的重新组合的结果。

客观世界和认知与语言的关系,从投射角度来说,是客观世界投射到人的认知上构成认知结构,而语言参与其中,使认知结构得以构建并得以承载和巩固;从映照角度上说,是认知结构映照客观世界,语言结构映照认知结构。如图所示:



三 移就修辞的内在整合机制

意义不是客观地给定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即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其意义也是如此。意义就是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语义根植于语言使用者和接受者的百科知识体系中,只有在认知结构中才能被完全理解,修辞效果是基于辞格的表达意图而实现的。移就辞格是表达者在主观情感强烈的情境下,将“我”之情感与外物交融,通过移用词语与移体的超常搭配,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浮现意义,体现了语言的主观表情性。在语义结构上,体现了心理世界的“物我同一”在概念上的映射,最后整合、外化为移就结构表现出来。概念在整合过程中离不开隐喻和转喻机制,认知过程越复杂,概念的整合过程也就越复杂,很多时候表现为隐喻与转喻共同作用的结果。移就修辞的概念整合类型表现出三类:隐喻性整合、转喻性整合和复杂性整合。

1. 隐喻性整合

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一种映射关系,把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投射到另一认知域,它的主要功能是理解。通过映射,运用原语中的语言和推理形式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隐喻映射不是随意产生的,它是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联想作为心理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好的隐喻意味着从不同之中看出相似之处。相似性是从不同事物中发现,甚至创立出类同和贯通之处,即异中求同。隐喻表达所突出的相似性,其实就是事物之间能让人感悟到的某种类比联想关系。如:

(1) Time is water.

在这个隐喻表达中,“water”的原型意象之所以能投射到“时间”使其产生类比意象,是因为两者之间有某种意合神会的类比联想理据。正是这种互动联想而产生的理据关联使不同事物的概念意象能相互映射贯通,产生意象图式,使人对“时间”产生新的感悟。

移就中,通常修饰语有时因为该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存在着现实关系而移来修饰第二个事物。如通常只有人“happy”、“hopeless”,但我们可以说“happy news”、“hopeless case”等。移就辞格中所涉及的两个对象是不同的心理空间概念,它们在形式、内容上相对独立,它们之间的搭配是一种超越常规的组合,因此在语义分析时,要跨越相互独立的心理空间进行深度的融合,进行不同心理空间之间语义的跨空间映射。如:

(2) The Grapes of Wrath (John Steinbeck)

其中输入空间 I_1 为人的情感域(包括喜悦、忧伤、愤怒等),输入空间 I_2 为水果域(包括种植、管理、采摘等过程)。两个输入空间里的要素进行跨空间投射,映射到合成空间(愤怒的情感与种植葡萄的过程)进行投射,通过概念合成在“层创结构”中体现出来的是“愤怒的葡萄”。这一巧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渲染了意境。

2. 转喻性整合

转喻性是在同一认知框架中利用两个相关认知域之间的接近和关联性,从显著度高的认知域过渡到显著度相对较低的认知域。转喻性整合就是利用事物间的相关性将凸显性状转移到同一认知域中的凸显角色上,把看似无关或毫不相似的事物间建立起联系。如:

(3) We need a couple of strong bodies for our team.

(4)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

(5) 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

在人的认知模式里,共存着身躯(body)、头脑(head)、面孔(face)等认知范畴,它们是可以相互激活来突出人的某方面的属性。在句(3)中体育运动语境使我们用身躯(body)来激活和突出人的体力特征。在句(4)中,在大学语境里,我们用头脑(head)来激活和突出人的智力特征。在句(5)中,我们用面孔(face)来激活和突出人的外貌。“突显”就是注意的焦点不同,因而可以突显不同的侧面。认知语言学家也认为:一个物体、一件事情、一个概念有很多属性,而人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最突出的、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

当人们运用言语进行交际时,表达者会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作为焦点凸显出来。移就修辞通过凸显属性的转移用具体可感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情感,符合认知活动的凸显原则。如:

(6) a sleepless night

在这里认知框架是“睡眠框架”。读者首先建构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 I 1(night)与输入空间 I 2(sleepless)整合为一个合成空间“睡觉”的虚拟场景。sleepless 在合成空间是凸显属性,表示的是凸显角色(someone)在应该睡觉的时间里“辗转难眠”。在移就的合成空间里,凸显属性与凸显角色在认知上是强强联合的态势,从而形成有违逻辑的虚拟场景,这就是移就修辞的特殊之处。

3. 复杂性整合

大量的移就修辞表现为转喻和隐喻综合运作的整合,在转喻中,两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相关,因为这种相关性关系范畴 A 与范畴 B 可以相互代表和替换。而隐喻中喻体与本体两个认知模式之间的关系是相似。隐喻和转喻常结合在一起,如:

(7) Mine eye and heart are at a mortal war. (Shakespeare)

eye 喻指人的视觉审美能力,heart 喻指人的情感归属,这是典型的转喻,而 a mortal war 则是隐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转喻来认识情感范畴,尤其是怒、恨、惧、乐、爱。这几种基本情感范畴之间常呈现一些共同的生理特征,有时单靠转喻表达不能有效地描述情感范畴的构造,只有与隐喻结合才相得益彰。如:

(8) You make me blood boil.

(9) When I found out, I almost burst a blood vessel.

在上例两句中发怒时所产生的一些转喻性的生理表象,怒火燃烧中的“火热感”和面红耳赤的“充血”或“充溢”感,成为言语中“怒”这种情感范畴的隐喻基础。转喻常常无法揭示情感范畴的构造,只有与相似原则的隐喻整

合“怒是火”“怒是容器中的热气”,才会让人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情感范畴。

四 结 语

移就修辞的认知机制来源于人类语言加工过程中的概念整合,它将两个不同空间的事物组合在一个新的合成空间,展现常规搭配所不能体现的结构意义。它的内在运作过程就是概念的整合与创新意义的凸显。概念整合理论对移就修辞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张炼强. 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 谢之君.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3] 李晗蕾. 辞格学新论[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4] 张维鼎. 意义与认知范畴化[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 [5] 李艳. 汉语移就范畴的认知阐释[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 [6] 吴念阳. 隐喻的心理学研究[M].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 [7] 汪立荣. 概念整合理论对移就的阐释[J]. 现代外语, 2005(3):239-248.

(责任编辑 谢宜辰)